

画皮

聊斋故事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4442

聊齋故事

皮 画

蒲松齡 原 著
蕭 歌 等改寫

通俗文藝出版社

國 度
(聯興故事)

編校與原著：羅歇等文等

*

地盤文艺出版社出版
(天津泰興街四號)

北京市泰興街四號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

*

總長C70000 開本787×1092 1/32

印數 1/12 平裝41,000

1950年9月第一版 1950年9月第一版

印數：1-41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23-10

定價：(5)一冊八分

本書說明

這一集子，共收了“画皮”、“聶小倩”、“苗生”、“叶生”、“画壁”、“王成”、“張誠”、“賈兒”等八篇文章，都是根据“聊齋志异”中的故事改寫的。改寫的方法，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譯，而是根据原作主题、人物性格，進行了适当的加工。对原故事中一些果报、淫穢、维护封建道統的糟粕，加以删節或改动。至于文中涉及的神怪部分，若以鬼狐諷世，借仙境鬼域暴露当时社会，以及用神出鬼沒來表达願望的，却都保留下來。

目 錄

画皮	蕭歌 (2)
画小倩	蕭歌 (11)
画生	官華 (25)
叶生	云壑 (32)
画室	曉平 (39)
王成	曉平 (44)
水鏡	謝然 (60)
賣兒	占嘉 (70)

画皮

蕭歌

太原府有个叫王采的，娶妻陈氏。王家是个書香門第，祖先曾經做过官，積下了一份家財。王采自小也讀过些詩書，只是生就吊兒郎當，平素喜欢拈花惹草，游手好閑，学那風流王孙的派头。到了他当家的時候，什么事也不做，坐吃山空。

有一天清早，天还没十分亮，街上也还没有行人，王采提了个画眉籠子到城外去溜弯兒。忽見前面有一个女子，挎着个大包袱，慌慌张张地走着。王采心中觉得奇怪，看看四下無人，就緊赶了几步，上前一看，原來是个十七八歲非常美貌的姑娘，这时正走的汗淋淋、气喘喘，臉龐兒紅得像一抹晚霞，已經力不能勝了。王采走到她身边，笑嘻嘻的問道：“天这么早，姑娘你独自一个人，要上哪兒去呀？”那姑娘看了看他，道：“你走你的路吧！又不能帮我的忙，何必來問呢？”王采道：“你有什么忙，說出來，或許我能帮你，那也难說。”姑娘便停了下來，泪汪汪的答道：“我家住在城东，爹媽为了点錢財，把我賣給城西王举人家作妻，誰想被大奶奶看做了眼中釘、肉中刺。从早到晚把我打過來罵过去，我实在受不下去了，才逃了出來。”王采道：“你如今投奔哪

文庫



里去呢？”姑娘道：“哪有一定的地方呀！要是逃到家里，父母还得照样把我送回去……”说着便哭起来。王采听了心中一动，便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我家就离这里不远，你先到我家暂时住下吧！以后再想办法，你看好不好？”那姑娘听了连忙拜谢。王采立即从她手中接过来包袱，领着她回家。悄悄的引她到自己的书房里面，那姑娘见屋子里没有别人，便问：“你家里怎么这么清静啊？”王采道：“这东跨院是我的书房，家里人都住在西跨院里，从不到这边来，每天只有我一个人在这房里，如今又添上了你……”说着，两眼直勾勾的盯在姑娘脸上。姑娘拿眼瞟了他一下，仿佛不曾理会似的说：“这地方好极了，你若真的可怜我，就千万别叫旁人知道，要是把事洩漏，被我家里人知道，一定要把我抓回去，那时只怕我就活不下去了。”王采笑道：“你放心吧，我谁也不告诉。只是你要依我一件。”那姑娘含羞答道：“只要你不把我送回去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什么事我都能答应。”这天晚上王采就告诉他妻子陈氏说自己要在书房读书，不回房安歇了。

王采一连几天没有回房睡觉，陈氏心中疑感，便去问王采，王采因她一向贤德，心想不如爽利告诉她，名正言顺的娶个二房，岂不更好。就把事情对陈氏说了。陈氏道：“她是从做官人家私逃出来的，你把她留在这里，将来怕要惹出事来，还是让她走吧。”王采哪里肯听，道：“惹出事来有我承担，用不着你着急。”陈氏也无可奈何。

这天王采从街上买了些东西，正要回家，忽觉后面有人拍了肩膀一下，回过头一看，是个道长。只见他，身穿赭色道袍，身后背着一柄桃木剑，手中摇着个银丝般的拂尘，面貌清癯，脸上带着惊异的神色，冲王采打量了一番，问道：“你近来有什么奇遇吗？”王采被他突然一问，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回答说没有。老道说：“不能没有吧？看你浑身带着妖气，怎么说没有遇着什么事呢？”王采很不高兴，道：“你这道士说话好没道理，我好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哪里来的什么妖气？这是从哪里说起！”说罢扭头就走。只听那老道在身后嘆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世间真有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的人哪！‘忠言逆耳’这话一点也不错。”王采听了这话，心里也有点犹豫了，一面走，一面想：难道他是指着她说的吗？不能不能！明明是个情深义重的女子，难道还会是什么妖怪吗？想了想不觉笑了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真要有这样的妖怪睡在身旁，可就应了那句‘宁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’的话了，可笑这些走江湖的老道，终日只想设法骗财。今天却遇上我这么个不上当的，只怕是昨晚没做好梦。”一面想着，一面走回家去。进了大门，见东跨院的院门关得紧紧的，用手推了推，里面上了门。心里立即疑惑起来。想起这院子东牆有个豁子，便连忙跑到东牆外，从牆豁子上翻了进去。谁想書房的門也关的紧紧的，只听里面唏唏唏唏气喘如牛，便缩手缩脚走到窗前，順窗戶縫向里一看，不由得猛然打了个冷战，全身汗毛根根倒竖，两条腿筛糠似的乱抖，若不是手扶着窗台，险些

兒跌了下去。只見里面有一个怪物，浑身上下長着綠毛，那張臉綠得像塊西瓜皮。嘴上沒有嘴唇，上下兩排白森森的利齒，如同鋼鋸一般。床上鋪着一張人皮，怪物手中拿着一枝筆，給那人皮描眉画眼，画完了用手提起來，像抖衣裳一样的抖了抖，往身上一披，刹時間又变成了一个千嬌百媚的美人了。王采这时吓得屁滾尿流，連跌帶爬的从牆豁子里摔了出去。也顧不得疼痛，一口气跑到街上，四下尋找那道士。好容易把道士找到了，慌忙跪倒在地，磕头如同搗蒜。口中哀求道：“弟子有眼不識泰山，方才得罪了您，仙長不要和我一般見識，救救弟子才好。”道士把前后情由問清楚后，說道：“这种妖物为数甚多，又善于变化，不但能变成美女，也能变成文質彬彬的書生，騎馬坐轎的官吏；世間的各式各样人物，他都能变。要想斬尽殺絕，一时很不容易。你先把我这拂塵拿了回去，挂在臥房門口，那妖精见了这拂塵，若是畏懼逃走，便由她去了，如果不走，你明早到城南青帝庙找我，我再去除她。”王采謝了道長，战战兢兢的回到家里，对陈氏說了一遍，夫妻兩人吓得急忙把拂塵挂在門口，閉好了門，再也不敢出屋一步。晚上二更將近，兩人听見門外有格吱吱的声音，王采不敢起來，叫陈氏去看。陈氏从窗縫向外張望，看見一个美貌的女子，站在离門五尺來远的地方，望着拂塵咬牙切齒，只是不敢走近。站了一会儿扭头走了。少时又跑了回來，罵道：“雜毛老道，欺負到我頭上來了，难道这到口的東西，还能給你吐出不成！”說罢，伸

手把拂塵掀下來，三把兩把扯得粉碎。到了門前，雙手用力一推，呼拉一聲，兩扇門一齊倒了下來，把陳氏壓在底下。那女子竄到床上，按住王采，張開五指，嗤的一聲豁開了胸膛，一把將心掏了出來，飛也似的跑了。陳氏掙扎起來，大聲哭嚎，丫環們把燈拿來一照，見王采倒在血泊里，胸口上一個血窟窿。陳氏見丈夫慘死，吓得渾身哆嗦，連哭都哭不出來，干嚎了幾聲，就暈了過去。大家七手八腳把她救醒，整整亂了一夜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陳氏就叫人到隔壁去找王采的兄弟王慧，讓他找道士去。王慧找到了道士，把情由一說，道士說：“我倒想饒她一命，誰知她這樣大胆，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！”便跟王慧回去，闖進書房，哪兒還有妖精的踪影！道士走到院里向四外一望，道：“還好，沒有走遠，這隔壁住的是誰家？”王慧道：“那是我家。”道士說：“妖精就在你家里。”王慧又驚又疑，道士又問：“你家今天可有个生人來嗎？”王慧道：“我一大早就到青帝廟去找仙長，家里的事我不知道，等我回去問問。”過一會兒，王慧回來說：“早晨有个老太婆到我家來，要給我們當傭人，我家里見她生得忠厚，看樣子也很能干，就把她留下了。此外並沒有別人來過。”道士說：“正是這個孽障。”來到隔壁，從背上拔下桃木劍來，站在院子里，喝道：“孽障！還我拂塵來！”這時從厨房里旋風似的冲出一个老太婆來，就要奪門逃走。道士趕上去一劍砍倒，那張人皮立刻便脫了下來。老太婆轉瞬間化

为厉鬼，倒在地上殺猪也似的嚎叫。道士掄起桃木劍把鬮聚伶伶仃仃的砍掉，尸身立刻化成一堆濃烟，順着地皮兒旋轉。道士从怀里掏出來一个小紅葫蘆，拔掉了塞子，放在那堆濃烟当中。說也奇怪，那葫蘆口仿佛有極大的吸力似的，一會兒就把烟吸得干干淨淨。道士拿起葫蘆，塞上塞子又收入怀中，大家再看那張人皮，眉、目、手、足、頭髮、汗毛無不具備。道士像卷字畫一樣的卷了起來，揣在口袋里，向大家告別。陈氏跪在地上攔住了道士的去路，口中真人、仙長、活神仙叫个不停，哀求道士救活他的丈夫。道士說：“你丈夫被妖精挖去了心，這沒有心的人，我是救不活的。”陈氏伏在地上，不住的磕頭，額角也磕破了，鮮血流了下來。道士被她哀求的軟了心腸。沉思了一會說：“不是我不肯救你丈夫，只是我還沒有起死回生的法力。要救你丈夫，只有一个人能行。”陈氏問是哪一個，道士說：“就是市上那個時常躺在糞堆上的瘋子，只要你苦苦的求他，一定能救你丈夫。只是一樣，倘若他侮辱你，你可不要生氣。”王慧在市上常見那個瘋子。就和嫂子謝了道士，一同前去。到了市上，見那瘋子正躺在糞堆上，嘴里乱七八糟不知唱些什麼，鼻涕一直流過了嘴唇，好幾步以外，就聞見一股子惡臭。陈氏遠遠的就跪了下來，一步步的湊行到瘋子面前。瘋子叫道：“啊，哟，哟！我的美人兒，你怎么看中了我呢！哈哈……”陈氏一面哭一面把來意告訴了他，誰想他仰天狂笑了一陣道：“你那個男人有什麼好？那樣的男人遍地都是，一彎腰就能揀一

个来，哪个不能当你的丈夫，非把他弄活干吗？”陈氏仍是苦苦哀求。瘋子道：“这件事倒真新鲜，人死了你来找我？我是阎王爷吗？真真岂有此理。”说着抡起棍子就给了陈氏两下。陈氏忍着痛，连哼也没哼。瘋子笑道：“美人果然爱我。”这时看热闹的人，已经围得水泄不通。瘋子忽然狂嗽起来，一面咳一面喊道：“不得了，我的心要咳出来了。”咳了半天把一大口粘痰吐在手中，伸到陈氏嘴边道：“你若是真心爱我，就把我这颗心吃了。”陈氏两颊涨得绯红，露出为难的样子来。瘋子冷笑道：“怎么？嫌脏吗？总比你丈夫那颗心干净吧！”陈氏想到道士的嘱咐，一咬牙，把痰就吞了下去。觉得像团棉絮似的，到了胸口那里，再也咽不下去了。瘋子见她把痰吃了，拍手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好个贤德的女人，放心等着吧！我回头就来娶你。”说罢从人丛中挤出去，晃晃悠悠的走到路旁的一座小庙里去了。陈氏爬起来，也追到庙里，那瘋子已经不知去向。庙前庙后找了个遍，也没有一点踪迹。无可奈何，只得回到家里。看见丈夫的尸首，又想起了方才在街上所受的侮辱，忍不住捶胸顿足的痛哭起来，恨不得立时死了才好。家里人见王采死得可怕，都不敢近前敛尸。陈氏抱着尸首，一面哭一面用水去洗那浑身的血迹。哭得声嘶力竭，忽然觉得胸中那口没咽下去的粘痰，翻了上来。想要回身呕吐，已来不及了，一口正吐在死人胸前的血窟窿里。再定睛一看，哪里是什么痰，分明是一颗鲜红的人心，热气腾腾的还在不住的跳哩。陈氏驚喜交

加，急忙用兩手把那窟窿擠住，稍一松勁，熱氣就从縫里鑽了出來。陳氏叫人撕了兩大片綢子，在死人身上緊緊的纏了好幾道。這時用手摸着那尸首，已有些溫了，于是又蓋上幾條棉被。到了半夜，王采已有些微弱的鼻息，第二天天明，竟然復活了。

說也奇怪，自從換了這顆心後，王采就立即改了那拈花惹草，游手好閒的性情。終日在家讀書，夫妻的恩愛比以往更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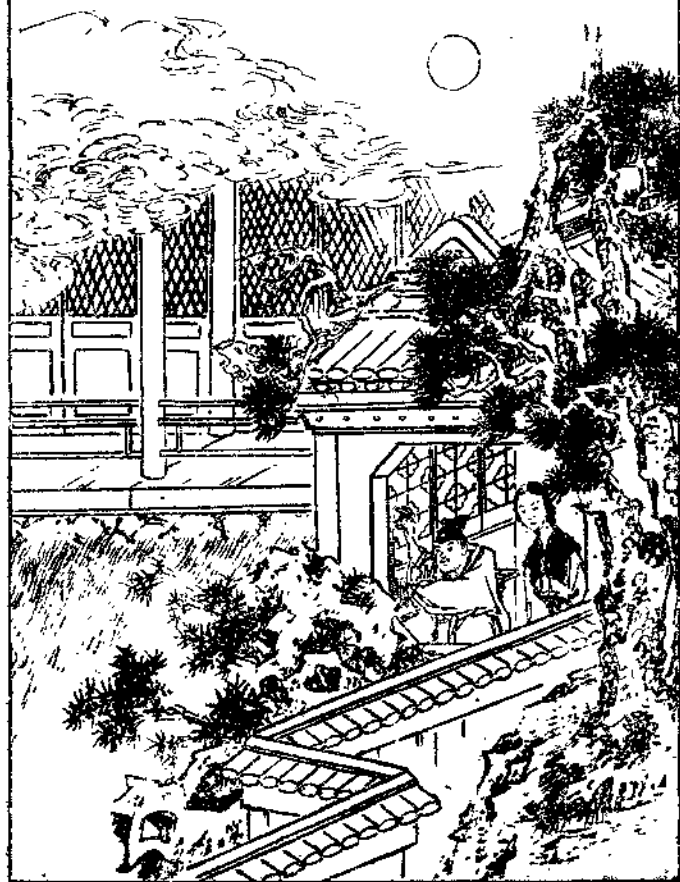
聶小倩

蕭歌

浙江有个甯采臣。凡是認識他的人，都知道这个人品行端正，性情豪爽，金錢、女色別想打動他的心。有一次，甯采臣有事上金華去。走到金華北門外，看見一座宙宇，匾額上寫着“宝塔寺”。暗道：走了這半日，也真够累的了，不免進去歇息歇息，找老和尚討杯茶喝。

進了山門，就見一个大殿，規模雄偉。殿后屹立着一座十三層的宝塔。看樣子這廟當年香火頗盛，只是如今却因年久失修，顯得殘破不堪了。院內到處都長滿了一人來高的蓬蒿，殿內的四大天王，有的掉頭，有的折臂，朽木泥塊攤了一地。中間的佛像也看不清眉目了。殿頂上挂滿了塵土，鳥糞蓋滿了佛案，却不見一個和尚。甯采臣叫了一聲：“廟裡有人嗎？”四面牆壁發出了回音，緊接着唢喇喇一陣响，几团黑影奪門飛去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几只蝙蝠，倒把采臣吓了一跳。穿過前殿，還有一層院子，東西兩排僧舍房門大开着，里面空空的，不像有人住着。北面有間小屋，窗戶上糊着碧綠的窗紗，房門上着鎖。采臣心想：這大約是和尚住的屋子，轉過東廂，有個開滿了荷花的池塘，塘邊長着一大叢竹子，采臣暗道：這倒是個幽靜的地方。廟宇沒有人修，落

小鼻



得这般凄凉景象，这野藕丛竹，无人来管，却仍然能长得这般茂盛。又一寻思：现在正是府考的时候，城里住店的价钱要比平时贵得多，不如就住在这里，一来省钱，二来也不像城里那样喧嚣。于是就在庙里散步，等着和尚回来。

太阳落山的时候，见一个人走了进来，看样子像个读书人。这人进了庙就走到北面那所小屋门前，掏出钥匙来开门，采臣连忙上前见礼，告知来意。那人道：“这庙里早已没有和尚了。我也是到此地来办事的，看这里倒还清静，就暂时住下了，你要是不嫌这个地方，不妨也住在这里，彼此作个伴儿，也免得寂寞。”采臣听了心里欢喜，立即出去买了些稻草回来，把西厢房打扫了一下，将草铺得厚厚的，然后打开行李，铺在上面；又找了块木板，用碑支起来，权且当作桌子。等他安顿好了，月亮已经升了上来。那天正是月圆的时候，天气又好，月光清凉似水。采臣便与北屋的客人坐在藕塘边上，一面赏月，一面攀谈起来。那人只说他叫燕赤霞，是山西人，到这里来谋事的。两人谈了多时，颇为投机，直到没话可谈了，才互相告辞，回房安歇。采臣因为刚搬到这里，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觉。忽然听见有女人说话的声音，便坐起来，就着石窗朝外面看。窗外有一道短墙，墙那边又是一个院子。院子里有一个穿褐色衣服的驼背老太太，和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人。大概也是在赏月。就听那中年妇人道：“小倩怎么这时候还不来呀？”老太太慢腾腾的答道：“这就快来了。”妇人道：“这些时她没有发过怨言